



有的读书有的读诗有的读信 让“自己的故事”走进朗读亭

朗读亭上海第二站今天10时在思南公馆迎接读者,最早的一位朗读者6时30分就等在晨曦中……

昨天是上海图书馆东侧广场流动朗读亭活动的最后一天。记者发现,朗读者所朗诵的大多是曾经打动过自己的文字,这些文字往往节选自经典小说,诗歌或其他类别的文字著作片段,现场长长的队伍中,众多排队者手里捧着的并非厚厚的书籍,而只是几页纸。而在最后一天赶来的朗读者中,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朗读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书信和诗歌。

用信诉说的故事

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女士略带羞涩地告诉记者,为了给爱人一份生日惊喜,她的朗读内容是写给他的一封信,信里回顾了两人从异地恋、校园恋,最终修成正果的过程。“作为一个纪念,也很浪漫。”

一头短发、拥有好听的女中音的闵妮笑着告诉记者,女儿今年要高考,爱朗读的她报考的是上海戏剧学院。作为母亲,她为女儿写了一封信,“女儿那么爱朗读,我想就为她来朗读亭读一下这封信吧。”其实,闵妮前一天就来过朗读亭,但11时不到,就被告知当天轮不到了。“谨以此文,献给我的女儿,祝福像她一样的高三孩子们高考顺利。有时候,洒脱一点,眼前便柳暗花明,宽容一点,心中便海阔天空,身边的世界,往往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睿智与宽容。”

退休讲解员钱佩华经长时间等候已有点站立不住,有残疾证的她坐在自己带来的便携小凳子上,她这次来朗读的内容是写给经常聚在一起的小姐妹的一封信,她们的子女大多去了国外,钱佩华以这种形式来安慰她们也安慰自己,她说,信中的这首诗也是她经常读给她们听的。“岁月像美酒,越沉越香透……心中有太阳,春天不会走。”

因父亲去世,在归国奔丧的国际航班上,朱振蓉边流泪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,追忆父亲的一生,这次,她要朗诵这封写于2009年的信:“爸,愿你的在天之灵保佑,女儿做什么都



► 一位朗读者手中的打印稿
◀ 昨天,流动朗读亭前依然排着长队
徐翌晨 摄

可以达到你的要求,仍和从前一样我们谈笑风生,隔着天地还有心灵的对话……”多年的海外经历,她说自己的中文其实都忘得差不多了,有这样一个机会参与朗读,觉得十分欣慰。

用诗记录的感受

原本准备了《春花秋月夜》的谢淑华,到现场后却决定写一段父母的故事献给他们,即兴书写的都是父母日常生活的小细节,她说父母都是很朴实的农村夫妇,但是他们一辈子相亲相爱,对子女的影响很大。“我种下一株玫瑰,收获荆棘的枝,刺伤娇嫩的心,滑下一滴泪……”这是排在队尾的吴浩铭写给前女友的诗,是他们分别之后的偶然之作,平时吴浩铭喜欢朗诵,借“朗读亭”这个平台他希望用声音表达一下对逝去情感的怀念,“也许以后彼此就再也见不到了。”

写了《梦上海酒吧》的徐勇谦捧着自己的

著作来到了朗读亭前,他要把这个写着老上海故事的书中最后一段在朗诵亭里读出来。

就职于出租车公司的俞伟国要朗诵的是自己1990年写的诗歌《春天来了》“大地,在阳光下苏醒;叶儿,在春雨中翠绿晶莹……”,他告诉记者,1963年,全国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,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推动作用,自己当时才念小学五年级感受特别深,“到了1990年,又提出号召向雷锋学习,我就把这个感觉写成了这一首诗,这次我把诗歌找出来,重新念一遍,也算是回报社会。”

每一个来朗读亭的朗读者,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,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,前一天还有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姑娘,在朗读亭里念了一首写给姥姥的诗,虽然她朗诵的语气语调幽默诙谐,但听者无不落泪——“我就像一颗清早的露珠,一阵吹过的晨风……”

本报记者 徐翌晨



马上评

大声读出你自己

入夜,朗读亭黄色的灯光驱散了些许城市街头料峭的春寒。就像暗沉海上的一座灯塔,纵然在现实层面上无法考量真正的实用性,但它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慰藉航行的心灵,告诉人们,始终有光。昨晚结束的上图朗读亭前,人群久久不愿散去。没有想到,流动于全国的“朗读亭”在上海闪烁出了普通人的原创智慧之光。

最初,人们朗读的是那些经典著作,或短或长,原本熟悉的文字被赋予了个人情感和故事。而用自己的声音读着别人的作品,与用自己的声音读自己的作品终究是不一样的。自己的声音寄情于他者的文字,所带来的共通是一种与他者情感宣泄的共鸣,而读出自己亲笔写就的作品,那该是更为直接热烈的表达。这样的表达,除了文字与声线所结合的光芒,更是自身充沛的原创力的体现。

读出你的所爱,也读出你自己。徐佳和



戴VR眼镜 漫游莫高窟

■ 展览现场
本报记者
胡晓芒 摄

本报讯(记者 肖茜颖)为期一个月的“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”今天在同济大学博物馆启幕,向市民免费开放。该展由敦煌研究院、同济大学等主办。展览现场还原了元代晚期最重要的代表窟——莫高窟第3窟,同时展出现代数字技术复制的敦煌壁画艺术精品66件、藏经洞

文献复制品6件及绢画复制品5件和经典彩塑2身。现场的VR技术将为参观者带来动感体验:戴上眼镜便可在30个石窟中自由穿梭,一睹敦煌绚丽的容颜。

虽然所有敦煌壁画都是复制品,但每一幅都是由2000多张高清照片合成的,精致到能让人感受到砂石墙壁的肌理。

作品层次与学府不甚相符

高校雕塑何时“加分”?

随着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实施,社会对持续建设公共文化的决心更加凸显,作为公共文化输出的一环——校园雕塑的建设同样引人关注。近二十年来,上海高校校园雕塑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。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,数量与水准在整体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
校园雕塑的瓶颈

记者走访后发现,目前上海多所高校的雕塑,有些是大型的纪念性雕塑,中小型装饰性雕塑和具象雕塑也较常见。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学院教授丁乙看来,西方校园中往往留存有各历史时期的雕塑,品类丰富,艺术性强,“国内高校雕塑的题材偏爱古代名人、学校名人等雕像,较为传统,很少关注当下的生活与社会变迁”。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王曜说:“通过这些人物雕塑,学生的确能受到一般意义上的正面影响。但通过雕塑语言体现精神层面更深刻、更本质的内涵,挖掘并还原这些人物的魂魄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,而这个‘层次’也是大学高度的具体呈现。”

此外,部分雕塑重复使用固定符号也使作品具有同质性。“一些雕塑常用马、鹰或小苗等展现奋进、腾飞的意象,导致有些作品并未进入艺术层面。”丁乙指出,这些积极的意象其实完全能够用雕塑的艺术语言来表达,

但前提是它必须成为一件艺术品。

寻找改变的方法

在复旦、同济、华师大、财大校园中,当被问及最喜欢母校的哪个雕塑时,学生们往往会茫然,较多人的第一反应是“校园里有什么雕塑?”“哪里有?”同济设计创意学院的一位大三男生说:“很多雕塑跟不上时代的节拍,与我们有距离。”华师大一位研究生的困惑似乎能代表很多学子的心声:“不该从哪个角度去解读作品,最好在作品前有些说明文字。”

王曜分析说,一些抽象雕塑学生不能接受或不能被其打动,主要是对抽象艺术的了解还不够,“现代美术在西方已发展了一百年,尽管如此,很多西方人也不一定完全懂抽象作品,但他们至少已见怪不怪了。”

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隋建国表示:“一个雕塑该不该进校园,放在哪儿,得由三方来决定:艺术家、校方和学生。学校可就此征询学生的意见。”他认为,在此过程中,学生将完成自我教育,了解设计者的意图、雕塑背后的意义,甚至提出更好的建议。“公开讨论也能让艺术家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,了解公众需要什么。”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,公共艺术作品都应贴近群众,体现高雅,关键是找到最佳的结合点。 本报记者 肖茜颖